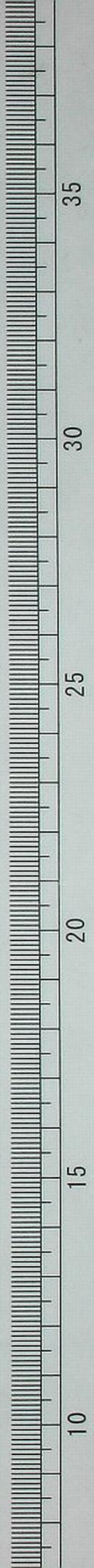


史論奇鈔

陸七

413  
600  
卷



4 13  
600  
4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六

漢光武論

漢宋王莽篡立天下土崩光武起劉氏之後大舉鎮亂恢復後王業是為東漢

燕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文景時丞相猶召辱鄧通幸臣鄧通居文帝旁急禮嘉入朝見之當軌上謝赦議斬鼂錯嘉聞錯穿宗廟垣請誅景帝曰非真之廟垣又我使為之嘉悔不先斬而奏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

史論奇鈔卷之六

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  
 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  
 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大司馬之謹畏陳萬年御史  
 大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廉察無私又性刻害  
 夫益寬饒剛直高節以害趙廣漢發入陰伏後下廷尉  
 斬廣漢奏丞相魏相之劾奏推辱太韓延壽為蕭望之所誣棄悍然無惻  
 臣帝惡之署軌市百姓莫不流涕悍然無惻  
 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  
 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  
 罔而世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  
 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

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  
 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御侯暢於朝事發請擊  
 匈奴以自贖暢因鄧疊母通官得幸太后憲懼權分  
 匈奴遣客刺殺事覺太后怒閉憲內宮請擊  
 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權恩固位袁安任  
 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  
 蓋光武不在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  
 衰及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安帝崩北鄉侯  
 自太后秘不發喪閉宮門自守宦立又薨閭顯等  
 者孫程等迎廢太子濟陰王即位黜清河王殺李固  
 事成於外戚李固為太尉冲帝崩欲立清河王肅告  
 告殺梁冀冀不肯立贊帝後懼固名德為已  
 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

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  
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神盡矣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  
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  
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  
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  
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光武論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  
履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籌畫見效

光乎周宣

宣王周中興主

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

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  
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  
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鬪所當者  
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  
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  
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  
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  
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  
陽遂破尋邑王莽王邑共王莽將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

寡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  
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邯鄲卜者詐  
為成帝子稱

擊銅馬當時賊號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

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

時更始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號更始將軍闇弱可

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

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寡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

急而關輔為可後哉更始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請  
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

就徵始有貳心歸營勒兵分配諸將南徇河內使

寇恂守之遣鄧禹入關躬引兵徇燕趙破諸賊吾  
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

巴蜀赤眉當時賊號皆赤  
其眉以相別羣盜蠶起山東置述猶虎

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

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神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

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置

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使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

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

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寡以并關中

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丹且定

齊矣景丹耿弇討  
張步平齊地當此之時天下畧平置述雖有覬

覲之心而不得從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置平述

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  
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晉述為敵  
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晉述為敵則欲徇燕趙而  
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  
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  
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  
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  
中興之君器之不定而僥倖於成則我欲東而盜  
掘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鬪無一可者今  
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

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  
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本終年而其富百倍  
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安祿山亂  
太子即位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掘其  
穴肅宗遣諸將征賊李泌請先取范陽上曰近今大  
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既而慶緒使史思明  
守范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制郭子儀定河北為  
行後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  
之○胡致堂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  
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  
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  
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  
也此無它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

與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  
 久聞自古服羣叛驅萊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  
 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一焉光武降銅馬封其  
 深帥降者未安將有它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漢高  
祖已乎天下封功臣皆爭功不決諸將往往坐沙上  
相與語上望見問張良良曰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  
見疑平生過失及謀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  
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上曰雍齒良曰  
急先封於是封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  
 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光武封銅馬深帥為列侯降  
者未安光武知其意乘輕騎  
案行部陳降者相語曰推赤  
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死乎  
 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  
 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

何異於蕭何之事乎

黥布反高祖自將擊之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蕭何為上在軍乃  
拊循勉力百姓或曰君位為相國功第一華華得民  
和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貨以自汗上心乃安不然族  
滅不久何從其計上乃大說罷布軍歸民道避行上  
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笑謂何曰相國  
夫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  
為民請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  
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廷光武不信言  
尉被繫之數日因王衛尉之說赦出之  
 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後賜詔慰諭信任愈  
 篤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魏為咸陽主帝  
使以章示異異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於國家義  
為君臣恩猶父子何  
嫌何疑而有懼意  
 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它也  
 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吾始讀高帝之  
 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

史記卷之六  
武二術則欣然而咲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光武論

何去非

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右以多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昆陽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赤壁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肥水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足以勝之而以輕敵敗

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



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  
 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  
 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唯非所勝任雖  
 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  
 自謂則雖多而益辨也高祖問信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將十萬曰君何如曰臣多多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秦攻趙趙括為將至軍為秦將自起王剪必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王剪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荆者辨於多也秦始皇取

荆問李信曰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荆言不用謝病歸老信與始大破荆軍既而荆人破倚軍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謝王翦將兵六十萬伐荆大破荆軍漢高殺其將軍項燕歲餘虜王竟平荆地為郡縣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史記作却五諸侯之兵諸說不一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遠巡以三萬之銳起覆之睢水為之不流此將踰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諳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自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敗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荆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劉表子琮舉荆州降曹操劉備奔江陵諸葛亮謂備求救於孫權操時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

史論部 鍾離

將軍會獵於吳羣下失色權遣周以曹公之能而敗  
瑜與備並力進過赤壁大敗操師於衆勝之驕未爲曹公者益可知矣方尋邑百萬之  
衆以壓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凡上肉也然而光  
武合數千之卒用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  
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乃凡上肉也是  
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  
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今見  
大敵勇也嘗竊怪之而不知光武之爲是勇怯者乃  
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小敵者其真情也勇  
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

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  
之小而不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  
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  
故能勝大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  
益辨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  
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光武之結客  
喜上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  
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各喜能而人亦以  
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木冠  
而起於宛光武性勤稼穡及見絳衣木冠皆驚曰則  
謹厚者亦復爲之絳衣木冠將軍服

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  
奔者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  
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  
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  
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為難及矣

鄧禹論光武功臣時赤眉入燕轍  
長安禹屢討之不利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  
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眾雖多  
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  
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君居無終日之計財

穀雖多變故禹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  
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榆邑光武聞之救  
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  
扶風禹乃入長安請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  
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則  
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  
然赤眉方彊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  
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禹威損食乏赤眉復入  
長安禹奉勅戰不利其  
明年又擊所賊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

方疆而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  
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  
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  
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  
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  
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  
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  
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隗囂論

囂方莽亂起兵聘請平陵人方望為軍  
師更始微囂將行望曰更始未可知固  
止之不聽望謝而去更始以望為右將  
軍其冬季父崔義叛更始囂懼禍及皆

之義誅死聞光武即位諸將欲劫更始  
歸之囂亦與謀事覺亡歸招其衆自稱  
將軍後為  
光武所亡

燕轍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太義既定雖有得不為害也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  
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劉玄乘  
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  
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  
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  
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  
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

之而器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  
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  
身亡國益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  
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城名二人皆求助於表  
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  
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  
然則將釋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  
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  
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隲置劉表雍  
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

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  
嗣魯以鬼道治民有地後降曹操為鎮南兵法有之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  
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  
哉

劉愷丁鴻孰賢

後漢明帝時丁鴻父緜從世祖  
征伐鴻憐弟盛幼少而共寒苦  
及緜卒鴻上書讓國於盛不報  
乃留書於盛盛去其友鮑駿遇  
於東海鴻陽往不識駿讓之日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  
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  
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  
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憤就  
國章帝時居巢侯劉般子愷讓

封爵於弟憲自逃避帝義其義  
特優彼之後徵為即

燕軾

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  
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  
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  
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己慮  
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為君  
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海劉愷讓  
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  
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

終也知其不義而彼之以其能彼之知其始之所行  
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  
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  
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  
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  
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  
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  
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一國皆  
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

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  
 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一手所自致耶將  
 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  
 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  
 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  
 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  
 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  
 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  
 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  
 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

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  
 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玄成陽為病狂讓  
 其故漸以成俗屢常而躡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  
 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魏武帝論曹操本漢臣 蘇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  
 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  
 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  
 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音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官之奇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獻公曰官之奇存焉荀息曰官之奇為人懼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聽之雖諫將不聽乃假道於虞齊鮑叔知管仲必不能用虞公許之官之奇諫不聽齊鮑叔知管仲必不能用齊鮑叔知管仲必不能用用施伯齊相公殺子糾鮑叔欲生致管仲公曰施伯施伯齊之謀臣知吾用之必不子鮑叔曰使人言施伯以戮故請之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薛公知黔布必不出於上策漢高祖時黔布反上問楚令尹薛公對言取略在上中下計而布非為久遠慮也此三者皆

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見害而就利且二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併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表董呂卓呂布皆割據爭天下爭為疆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回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小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劉璋初據蜀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

史記卷之...

十四



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  
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  
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以爭利劉備遣關羽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乏  
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從之操以江陵有軍  
實恐先主據之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將騎五  
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備棄妻子走操大  
獲輜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  
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  
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子曰  
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諸葛亮嘗引之以喻操被兵  
來三百餘里追備之過東坡又用之論操及備之不  
遠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川

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  
權之不敢抗也劉琮降操操遺書於權曰今危此用  
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抄吳此用  
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  
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  
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  
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  
或負爭為雄疆而未見其能一也

賈詡論

本漢臣後事

蘇轍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  
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

若因舊楚即荆州劉琮之鏡以饗吏士無安百姓江

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

敗於赤壁夫詔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

淮陰侯使衆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韓信斬陳餘

敬慕得其臣李左車師事之問攻燕伐齊之術李左

車曰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

不能拔之而勇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

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善用兵者不以短

擊長而以長擊短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

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且至以饗士大夫遣辨士暴

其前長於燕燕已從使諄諄言者方是時孫氏之據江

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

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詔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

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

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劉備方以窮容

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

可慮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

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

下漢中劉辟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

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

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借蹇計之不用夫玄  
德之賢過於仲謀孫權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蹇  
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益以遠矣彼曹公不用蹇  
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  
禦武子救之遇於統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  
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趙盾皆欲戰智莊子范文  
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  
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  
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  
久於外租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

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諸葛亮論

唐庚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  
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  
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是其所短  
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責輕重  
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引繩墨攻事情施之後主  
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為妙萬金良藥與  
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諸葛亮論

蘇軾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充三州南牧荆豫二州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間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同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

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表病篤謂備曰我兒不才卿便攝荆州備辭表卒于瑯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璋與備有宗室之親故遣人迎與備爭討張魯賂遺巨萬備至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備後遂降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

史記晉書

十一

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  
 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表紹有三子譚  
 尚尚紹愛幼子  
尚為後世長子譚於外後兄弟相攻為操所滅先是  
 操愛幼子植長子丕以術自飾遂為太子故引譚尚  
 為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  
 讐及不立則植為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  
 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  
 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  
 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  
 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  
 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失義非湯武而行之

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唐以為孔明承  
 祖靈之後不可疆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  
 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  
 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  
 天下安肯以空言誅勳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以言而  
 不可用也

諸葛亮論

秦觀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皆賢五霸不  
 及其臣愚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  
 則膠鷓明之翮拔而傳焉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

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隆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委身耶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尤非也愚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若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

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搶燕之趙事前出管仲樂毅雖得志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

史記卷之六

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出秦川亮謂備曰將  
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  
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  
孰敢不單食壺漿所謂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  
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嘆曰法  
孝直蜀臣法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東必不危也  
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歟以此  
論之亮之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  
先王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  
托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  
之泣下亮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怏怏怨語亮廢  
為民徙之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龍社有

我死者李平北冀亮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

陳壽以謂管蕭管仲之亞蕭何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

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七縱七擒

之獲曰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攻南中虜獲觀

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亮猶遣其卒於

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

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

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缺髮其父之故耶陳壽父為

謬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髮壽撰三國志為亮

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晉宣帝論司馬懿字仲達受魏明帝遺詔與大

將軍曹爽輔幼主為太傅至孫炎受

史論精妙卷六

七十一

魏禪追尊  
為宣帝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  
是不然一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  
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  
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  
許昌操謀遷獻帝于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  
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  
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嗚其為義不終使  
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

死事前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

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潘后失衆曹爽以驕  
縱得罪將軍爽驕奢無度懿殺之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

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  
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

王益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燕王且以

望昭帝姊蓋長公主為所愛求封侯帝兄常心不許桑弘羊為  
子弟求官不得亦然之於是相共通謀圖光事亦前

出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益外誅桀羊擁護  
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  
邑昌邑不令又接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



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  
 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  
 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後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  
 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  
 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夷內廢李平廖立共蜀  
 前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共蜀奉一  
 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  
 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  
 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

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  
 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論

武帝末年知惠帝不慧然將皇孫適  
 聰廢無廢立之志彼慮皇孫非賈氏  
 所生終致敗與股心謀遣太子母弟  
 秦王柬等主要兵以強帝室又恐惠  
 帝母黨楊氏偏以王佑與禁兵及病  
 太漸詔以帝叔父汝南王亮輔政大  
 尉楊駿秘而不宣楊后為詔以駿輔  
 政促亮進發帝小間問汝南王來未  
 意欲見之附後事左右答言未及  
 帝崩惠帝立賈后擅政廢皇太后楊  
 氏殺駿及汝南王又害皇太子適既  
 而趙主倫矯詔廢賈后誅其黨立皇  
 孫臧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淮南  
 王允舉兵討趙主倫不克遇害趙主  
 篡位遷帝廢皇孫

蘓轍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  
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  
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  
不得已而已之一者皆亂也子非紂而廢天下之  
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  
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  
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  
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  
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且廣陵王胥之不  
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

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在直  
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  
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昭帝崩光迎武帝孫昌邑王賀即位帝無度  
光奏廢之迎武帝曾孫立之為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益人君不幸而  
立幼主宣帝一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  
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至是免官  
而立齊王名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  
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  
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  
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君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忍齊王攸之賢而恃愷懷  
惠帝太子名過謚曰愷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  
 世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仲之楊駿至於  
 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此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  
 攸之於晉有姬且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  
 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居氏漢高祖后  
 王氏後漢元帝后之虞仲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其黨作亂  
 七國之慮事前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  
 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  
 也若以智權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

入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  
 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毋  
 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  
 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主淮南王亮楚王  
周長沙王火成都王穎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  
河間王颯東海王越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  
 賴也如佐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  
 禦吳楚事又前出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  
 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後  
 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諸宦宦太  
 后不從召董卓欲脅太后既而中常侍段珪等矯太

命殺進官中亂紹遂捕諸闖殺之卓至問亂由陳留王弟辨年十四語不可陳留王曰谷無遺卓欲廢陳留王陳留王曰不可卓怒紹出奔卓立陳留王為帝後漢亂基此

古人有言擇福莫

若重擇禍莫如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晉武論

錢劭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以雉頭毛為之人嘗獻之遂焚勅內外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

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為過漢丈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獲吳平後武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濤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時以濤不學孫吳而問與之合帝稱曰天下名則雖永言也而不能後有變亂不能制果如濤言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

人可出羊車之遊武帝乘羊車官人持竹葉于門酒鹽以待之羊車所至留酣宴有  
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備權之言見察昏弱之惠  
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泄雖好論事而不知  
為此對專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  
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帝問劉毅卿以朕  
加漢何帝對曰可  
方桓靈帝日吾雖德不及古人方之桓靈其已甚乎  
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  
直臣故不同也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  
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  
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  
之帝云云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  
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  
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  
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

之語出思慮之表臣  
之喜慶不亦宜乎

羊祜論

晉武帝時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人心  
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性負慈無私

不附結權貴  
佞倖臣嫉之

蘓轍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  
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  
知楚有可乘之際樂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  
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  
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  
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

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王祭祀祈禱者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二郤郤錡郤欒立胥童胥童為卿樂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主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潘唐失衆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

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克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惠帝性不慧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則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

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  
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  
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  
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  
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  
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  
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  
矣

王衍論

晉時人居顯職典機務唯口不論世事雅詠玄虛尚老莊矜高浮誕遂成風俗

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  
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  
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  
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  
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  
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  
無方而不失其政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  
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

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二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

晏節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耶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茂兼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潘洗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成帝幼冲見導每拜手詔云惶恐中書作詔曰敬問以為定制元正導入帝為之興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安性好音樂登台輔贊喪不廢樂王坦之嘗喻之不以從衣冠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



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  
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  
者少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實真而不可得也則至於  
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  
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譏諛以求進外則  
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  
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符無異嗚呼世  
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論

晉帝三世出入將相  
晉之中興導功為多 蘇轍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滯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五

亂 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

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

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

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兄弟共戎從弟  
好玄虛不事世

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

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一大變幾至亡國元

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  
猜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  
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敦威權太盛陷勸帝出外敦  
甚惡之贈以書隗答曰魚相  
志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頃股肱之力效之  
以忠貞吾志也敦甚怒及作亂以誅隗為名 兵再犯

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  
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  
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  
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亮知峻為亂微言其不可温嶠亦書止之此二變者皆導之所不欲  
敦反劉惔請悉誅王氏導率君子弟誦聖待罪日伺  
意亂臣賊子進出族帝日於卿何言邪峻用威刑亮  
將徵之訪導導曰峻猜險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而隗亮不忍以速  
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  
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曾自宣公政在季氏  
更三世至耶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魯孫孫民數世

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敵則耶公  
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  
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誦太  
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昔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  
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  
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齊太公後呂姓蓋大家世族  
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  
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  
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產

命許也

三十一

患之有事伯石彼使下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太叔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四鄰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色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先和先和天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子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亦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秦後者因而整之逐豐卷鄭豐卷將祭詩而許日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于皮止之而逐豐卷

去太叔之族游氏而代其鄭乃大治如謂所為知賂位子產數其罪而殺之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秦後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符堅論

堅弒其君符生自立為秦天王時有薦王猛者一見如舊謂如玄德之於孔明一歲中五遷官舉異才為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秦民大悅猛卒後慕容姚氏皆叛于堅遂為姚萇所殺

蘇轍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慕容羗虜姚我之仇讐是為人患宜漸除

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  
肥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宙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  
地分身死終斃於一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  
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  
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  
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謝  
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  
之猶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莫之憂而堅之敗  
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  
容姚也收一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之身之布滿中

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可以斷除之  
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  
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斃裸將于  
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嗚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  
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  
取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  
周之隙曰子後反嗣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  
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書篇名  
周公告商民遷洛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  
者之辭

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茲  
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  
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  
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  
斃于垂葭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統鄰好戢兵保境  
與民休息雖有朝蓂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謂  
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司馬氏曰論者皆以為秦堅  
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始葭故

也思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  
之英雄使堅治國無失道則垂葭皆秦之能臣也焉  
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  
李克吳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日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何故亡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  
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堅似之矣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劄卷之六終

史論卷之七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七

宋武帝論

姓劉氏名裕事晉為將相二十餘年自加相國封宋王遂受晉禪為帝

蘇轍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一袁表紹表術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各節然使人以大爭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以彰殊勳

史論卷之七

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事前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荀彧聞董昭議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或遂至司馬仲達父子司馬懿字仲達追尊景帝師弟昭其勢益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為文帝魏將軍王凌陰謀以魏主制於強臣楚王彪有智勇欲迎立之子廣諫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司馬懿雖難量事未有逆擢用賢能修先朝政令副衆心所求並握兵要未易亡凌不從遣楊弘以廢立事告黃華華弘連名自懿懿將中軍討凌飲藥死害諸葛誕魏諸所及善者或死或誅內不自安收衆心養死士時司馬昭長史賈允為昭見誕論時事曰洛中諸賢皆願

禪代君以為如何魏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入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然以告昭召之誡歛兵聚穀為自守計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誅之夷三族非人臣矣又降劉禪蜀後主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晉相玄為相國封楚王已迫帝禪位劉裕討之斬首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以上皆晉季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裕自河入渭大破秦主姚泓兵入長安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秦求魏魏羣臣皆議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崔浩曰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魏主將兵十萬屯河

史記卷之六

北岸為裕 卷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

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揚秦隴之形

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

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

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裕遣其臣傅亮等

九錫辭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 穆之本晉臣事裕

不受不盡白之裕聞穆之死 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

以根本無訛決意東還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諸

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將佐思歸穆之死故不從

留以次子義直 赫連勃勃乘之夏主勃勃聞裕伐秦

為將軍守關中 日裕必取關中然不

能久留若以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

耳裕果留義直東還勃勃遂陷長安稱帝 兵將死

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

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

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

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

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其此四者而後能成

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

弃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潘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

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論

蘇轍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服其大夫  
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  
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  
殺其大夫里克出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  
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  
奚齊卓子之立以潘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  
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  
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  
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瑛督殺督

孔父取其妻公怨督懼遂弑之齊崔杼崔子取東郭偃婦莊公通焉  
弑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  
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  
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路國人惡  
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  
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  
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  
亮謝晦少帝失德二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  
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  
其死乃迎立文帝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  
暉廬陵主義真警悟好文性輕易

與謝靈運頽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徐羨之等惡  
與之游又羨真所求執政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時  
羨之等已謀廢宋主而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  
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義真弒宋主義符立  
義隆是文帝既立三人疑懼君臣迎文帝至建康羨  
之問亮曰王可力誰亮  
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聊  
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將發行荆州喜曰今得脫矣  
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  
在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  
藩國舊人王羣孔窻子王曇首皆陵上奸進之人也  
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  
決意誅之孔窻子與王羣有富貴之願  
疾羨之亮專權構之於宋主三人既死君  
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窻子已死羣與曇首皆受

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  
三年始誅三人宋主下詔暴羨之亮賜殺之王  
之罪命到彥之檀道濟殺之是歲  
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太子劭為巫蠱珠  
玉為宋主形像埋  
殿前遂弒帝殺徐湛之江湛而自立○案楚成王立  
商臣為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黜商臣商臣圍成王  
宮繼羣窻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  
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劭料簡文帝巾箱及江湛家  
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  
前代故事收殺之人勸僧綽弟僧虔之逃僧虔泣曰  
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若得同歸九泉猶羽  
化也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  
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  
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

無不可但殺人一見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史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王蕭道成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每

言云 袁皓

齊處土言曰齊祖受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日子不肖幸有天下乃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十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紳處土處土聞而泣曰捨虎遇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全而國殷土有林木民得而取土有醜滴民得而煮

史記卷之七  
史記卷之七  
土有禾黍民得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  
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  
姓憂而聖人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  
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窺之金玉在  
山醜滴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何以田  
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蠹邑剋而吏啣吾  
視宋人之貧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  
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  
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謝曰吾將聞執政者  
可乎處土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

往東坡曰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祭之民比屋可誅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祭時太碎徧四海也

### 梁武帝論

姓蕭氏各行受齊禪爲帝惟崇佛法屢捨身佛寺上下化之爲丞相侯景所逼憂憤成疾口苦求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殞太子綱立曰簡文帝受制於景及景自立

蕪轍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

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繯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持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

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姓與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姓氏之亡曾不旋踵秦將姚萇自稱後秦王卒子興即位興卒子泓即位為劉裕所亡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

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  
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魏主立天下  
師道場光  
祿大夫崔浩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人魏主從之  
境內無遺賴後浩刊國史北人譖浩暴揚國惡魏主  
大怒夷唐武宗欲求長生狗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  
其族  
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  
碎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下人之私說  
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  
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  
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穀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為正而  
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  
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  
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  
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  
哉

唐高祖論

姓李氏名淵隋煬帝忌其奇相淵縱  
酒納賂自晦次子世民陰有安天下

之志乘間說淵淵大驚曰汝安得出此  
此言吾執汝告縣官世民曰觀天時  
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  
堯淵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會煬  
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執之世民曰  
事已迫宜早定計遂與兵天下為一  
高祖欲以世民為嗣世民固辭而止  
太子建成與元吉謀傾世民為世民  
所殺於是世民立為太子  
蘇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  
安誅鋏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  
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  
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離於是兄弟疑間卒  
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

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  
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高宗崩武后臨朝稱制廢中宗為廬陵王立其弟睿宗推置器又廢之為皇嗣其長子憲為皇孫自即位后姪武承嗣二思營謀為太子狄仁傑言后而召中宗為皇太子睿宗為相王后寢疾甚張柬之等討內亂復迎中宗即位於東宮韋氏之亂  
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  
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  
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中宗復位四年皇后  
韋氏弒之攝政睿宗子隆基起兵討亂迎睿宗即位  
睿宗將建儲廟長子憲以臨淄王有功力讓之云云  
臨淄王遂為太子是為玄宗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  
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

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  
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  
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大王欲立  
少子季歷長子泰伯仲雍亡而文王捨伯邑考武王而  
如荆蠻○案仲雍又作虞仲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  
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  
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  
聞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論

蘓轍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

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  
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  
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  
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二代命祀祭不越望名江漢淮漳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二百王使  
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冀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聞之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名夷高昌名夷殘吐谷渾名夷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奪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豈有奪嫡之志侯君集勸及於承乾事覺廢為庶人上面許立泰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

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二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願孰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今必立魏王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起入宮既而悔立泰之言獨留大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無聊因投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欲立晉王乃詔立為太子○司馬氏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滯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

遲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  
 李君羨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小名小娘而所殺夫天命之不可易惟  
 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彈之難哉帝之老也  
 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  
 俠之氣嘗事李密友軍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  
 魏王密敗降唐其臣徐世勣統其地未有所屬謂曰  
 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賊為已  
 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  
 高祖訪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詔封萊國公  
 賜姓密死不廢舊君之禮密叛唐斬之傳首長安唐  
 勣北向魏勣表請收葬詔歸主遣使以密首示世勣世  
 其屍世勣舉軍編素葬之雄信將戮以股肉嚼之  
 使與俱死世勣平洛陽得軍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  
 且言若貸死必有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

乃魏勣割股肉嚼之曰生死永帝以是為可用疾革  
 訣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  
 於外我死即投  
 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  
 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  
 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  
 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  
 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  
 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  
 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  
 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何至父逐

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  
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  
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  
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  
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光武太宗身致太平論

歐陽脩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後漢太宗唐者  
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王姓王邑王姓王百方之衆杖節渡河  
誅王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屬前皆身  
在兵間肩鋒鏑履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

思樂息肩偃武事脩文教非微急未嘗復言軍旅太

子問攻戰之事則不答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

非爾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

所及臧官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以不如息兵宮此

請及滅匈奴上報書告以黃石石公包紮記曰

承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臣莫敢言兵

朝日長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太業而兢

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

過事饗國二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兵晉陽斬

宋老生擊敗薛仁果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

降王世充以上六人皆皆身為大將削平僭竊四方

遂定既即太位知守成之為難委任房名名杜名如

與謀太政而魏鄭公名微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跨嶺戶闢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幾致刑措震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之間遂置太平饗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彼後唐莊宗本唐臣平黃巢有功封晉王滅梁自立為帝改號唐事又前出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

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二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後

入之速在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  
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  
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  
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  
極惡太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  
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  
敵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

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  
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蕭瑀論

後梁明帝子以隋賜皇后之弟入長安  
寵遇盡忠唐高祖入京師招之為重職  
太宗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  
瑀氣剛而辭辨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  
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  
是怏怏既為太子少傅罷御史大夫不  
復預聞朝政素好浮屠法  
間請捨家為桑門詆之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

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  
 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  
 言瑀爾快快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機間瑀而使  
 優間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  
 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  
 已長而格物正觀即貞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  
 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  
 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由不知言以致知  
 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  
 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

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  
 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已耻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  
 其說然以一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  
 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  
 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  
 不用其言廢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  
 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  
 衆是哥奴輩李林甫小名玄宗時為相便佞口給可否自任昔嘗獲天下之  
 口而自任耳

論虞世基罪當死

隋臣博學高才專典機密參掌朝政時天下大亂世基知

帝不可諫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身雖居廷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而煬帝荒淫無度為宇文化及所弒世基亦遇害

杜如晦

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職請退則與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懷愍太子事前出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趙王倫乃舉兵廢后使讓張華華曰將廢太子曰非是苦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詞以答遂斬

之夷其三族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爭誠亦可死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高宗元舅許敬宗誣告謀反縊死放褚遂良許敬宗告謀不軌遂坐貶而死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高宗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監察御史衷行李善感諫而不納自褚遂良等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婚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案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箋曰居高視下觀可集也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高宗后亂政事前出不出

房闈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此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譁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齒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令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

也事當然也太宗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太厚太宗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

狄仁傑論武后時賢臣好面折廷爭向雖躬行非義常屈從稱國老而不名之薦賢舉能天下不遂為武氏者多其功也燕轍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之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漢呂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自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王呂氏非約也唐武后廢廬陵王宗立豫王宗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



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中宗欲以韋

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

侍中耶炎懼自太丘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且為

皇帝政事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

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

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

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呂難制陸賈

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土豫附土豫附天下雖

宜變權不允社稷在兩軍掌握君何不交歡大臣平

用其計兩故周勃得入北軍左祖一呼而呂氏以亡

周勃不得去兵使鄒帝給呂祿以兵屬勃勃入軍門

行令曰廢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遂將

斬諸呂北軍悉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

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

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武

后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

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

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

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

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太

宗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

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

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

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煙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姓張兄弟二人皆武后寵幸臣居中用事張東之舉兵討亂斬之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彼授之張柬之賢臣仁傑薦之為相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

有言將欲歎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承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中宗論 高宗太子即位不幾以母父之事武后廢為廬陵王歷二十餘年張柬之舉兵討內亂迎為天子遷武后既反正皇后韋氏臨朝預聞政女安樂公主亦依變用事后有潘行恐事泄與公主謀進毒弑之

孫甫

中宗真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

過自新厥德暨後正位享國永年殷太甲無道伊尹放之桐宮太甲悔

過尹後辟修德伊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

欲以后父韋玄貞為流離艱苦侍中之事見上註

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觀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

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令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爾故復位數

年辱惑至此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卒致兇

婦安樂逆女公主耶謀而終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明皇論譚隆基肅宗第四子韋氏亂有太功立為天子曰玄宗明皇帝後羣臣上尊號至且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祿山亂奔蜀及肅宗討之得復歸京師

崔鷗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已若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

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義，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為誠爾耶？直以為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為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宋天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

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明帝光武之嗣之為君也，

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諛子，噫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

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之盛有以矣夫

玄宗立貴妃論

玄宗即位致太平者三十年天寶四年納楊玄琰子太真為貴妃楊氏曾為上子壽王妃見其美乞為女官為壽王別娶自貴妃入宮專寵兄弟姊妹勢傾中外時營州雜胡安祿山出入宮掖為貴妃兒醜聲頗聞于外上不疑後祿山反上奔蜀楊氏被誅天下大亂

石介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穢刻絕荒蕪澄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紘杜暹共賢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昃不食潛心堯舜之道側耳忠良之言憂勤萬機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一日畋游苑囿稀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惑成內荒頗隳康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艷舞眩君之目日月斯久情愛寢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啓厚封骨肉姻親咸登要職名園

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牝雞晨鳴威過人主后戚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輦貨于妃子之宮四方爭賂於楊氏之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隳爵賞無序讒邪得進忠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胥怨人神共憤迨祿山舉兵一唱而東都陷沒靈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為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遷主恩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下怨叛豈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己而亡吳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謂非貴

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神聖也為一女子之惑取  
 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高祖太宗親履矢  
 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後  
 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晝視朝政日既不食夜讀經書  
 漏分不寐勞心苦體孜孜焉致海內太平作子孫久  
 長業未嘗敢暫時宴樂未嘗敢一夕荒寧花園不游  
 絲竹不御畋獵不數女色不近凡武德高祖正觀貞觀  
年號太宗一二十三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  
 度備矣禮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於子孫  
 於孫將謂之萬世而無喪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

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  
 廟將為丘墟自後韋皇后安樂公主專政擅權朝廷  
 大壞至楊太真之惑亂則海內一搖明皇肅宗四世  
 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才得十八帝僅二百年國滅  
 家破良由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嗟嗟歎息  
 痛心疾首撫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蓋傷其人子傳人  
 社稷不仁不孝以至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  
 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輩惑一婦人武溺  
 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  
 絕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

哉

明皇用王鉞論

玄宗勅賜百姓復除鉞奏徵軍運之費廣張錄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不復除鉞知上旨九歲貢額外錢帛億萬貯於內庫供宴賜曰此皆不出相庸調上以為能富國厚遇之

孫甫

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見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

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歛固不厚但慮賢才未盡用生民未盡泰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如是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合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賜寢廣用度日增天下常人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足其欲此所以言利之臣大用於時也故韋堅以漕運寵堅引濟水抵望春樓下為潭聚運船二年而咸民間愁怨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進之仍有寵楊慎矜以聚財進慎矜奏諸州積方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抗至王鉞任用則歛剝極矣民以成死表理舊謀舊制成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耻敗士卒死者

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銀皆以為避課  
六歲之外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一年者  
收脚費事見題註怨苦之聲徧於天下  
缺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天子為生民之主民乃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國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必使內外稱之日中也施惠於人必使內外稱之日宜也以是費用豈為私乎今乃恣奢逸廣恩賜使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寵聚歛之臣誅剝天下割肌膚推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

不可得也王銀聚歛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後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欲終乃為賦費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勤於政治任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矣明皇僭於政治寵姦巧之臣而天下自亂矣以此論之治亂果繫於時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是

姚崇論

玄宗時丞相善應變雖與宋璟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佗莫得比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



軒逸

蘇轍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儂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羣

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二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屋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饋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

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  
 欲遷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  
 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  
 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  
 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遷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  
 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  
 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  
 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  
 性正直抑李林甫反被擠罷相家居後周子諱彈牛  
 仙客非宰相才上怒杖之流瀘州林甫言子諱九齡  
 所薦遂被而廢太子瑛惠妃得幸生壽王太子諸王  
 瑛而死愛地楊洵伺太子及諸王過

失使惠妃許于上上怒欲廢太子以下九齡曰陛下  
 享國長久子孫蕃昌一旦以無根之言廢之乎且太  
 子天下本不可輕搖引古今之事諫之上不悅林甫  
 退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  
 齡曰有廢必有與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以  
 其語自上上為之動色故詔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及九齡罷洵澹構與謀上用牛仙客為林甫所引進  
 與林甫謀廢之尋賜死則聽李林甫承使多狡數深結宦官妃嬪伺上動  
 方變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瑒琳上遣中使輔瑒  
 琳察祿山變瑒琳受厚賂盛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  
 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  
 此人臣之至戒也

玄宗憲宗論

蘇轍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廢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樂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

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二州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

史記卷之七

乾羅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玄宗元和憲宗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融言天下巧偽甚衆請簡括之競爲刻急得戶八十萬田亦如之以財利取貴仕者皆祖之遷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昇皇甫鏐

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昇鏐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昇鏐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獲罪有死者益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權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宗之潘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益未之思歟

韓愈論

蘓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  
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  
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  
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  
表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  
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  
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  
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

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  
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  
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  
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  
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  
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  
之所以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

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失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

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林註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五代史宦者傳論

宦官寵狎內臣也或以幸或以侯幸家極富貴甚至預朝政欲篡大寶故歷代宦官為國禍者亦多

歐陽脩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也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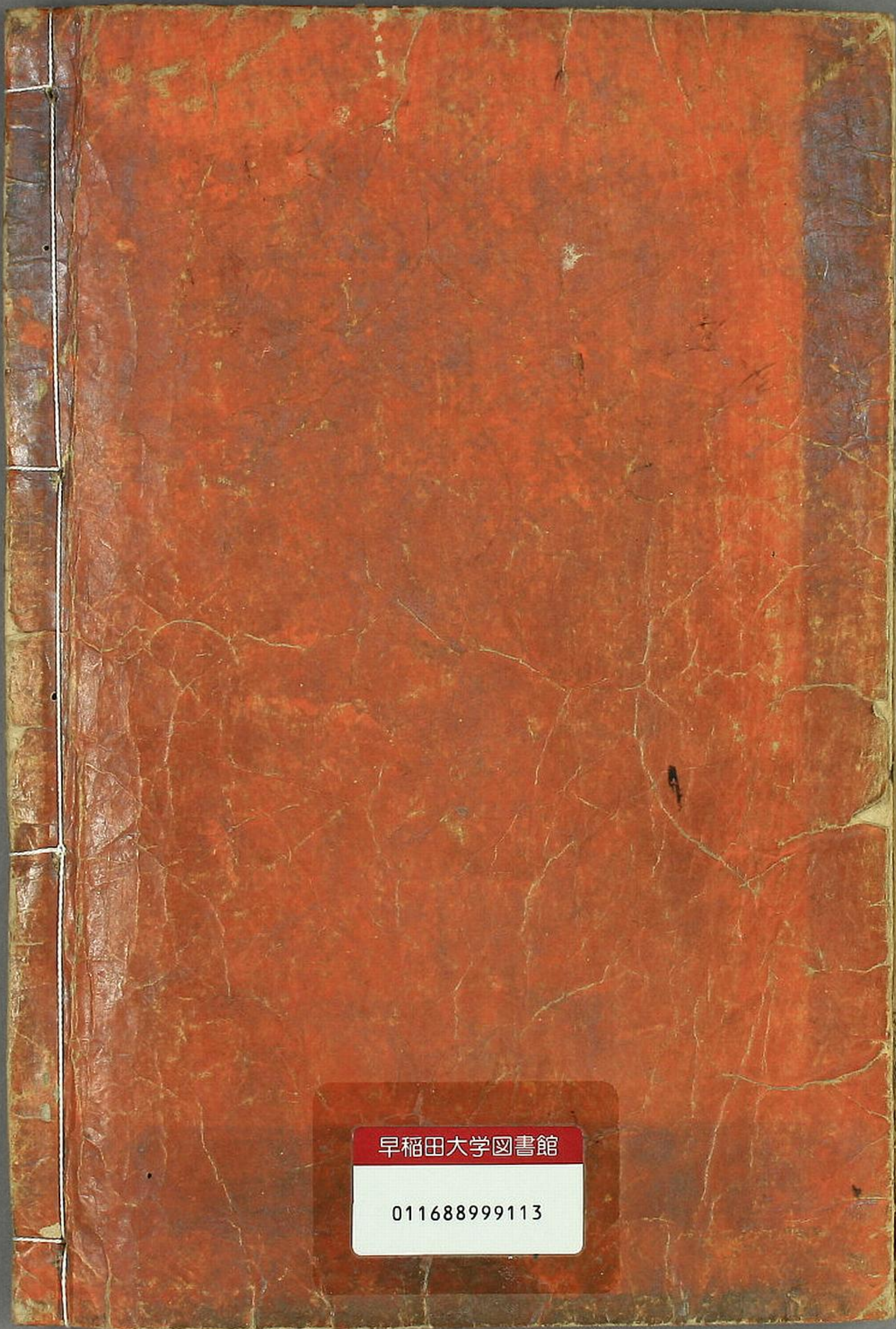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治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狀天下之心而後已此有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惜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明粹有英氣以信宗威令不振朝廷日衰有恢復之志然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志不遂終為朱全忠所弒故曰深

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談卷之七終

正德甲午孟春穀旦  
柳枝軒茨城方道  
玉成軒西村宗壽  
仝梓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113